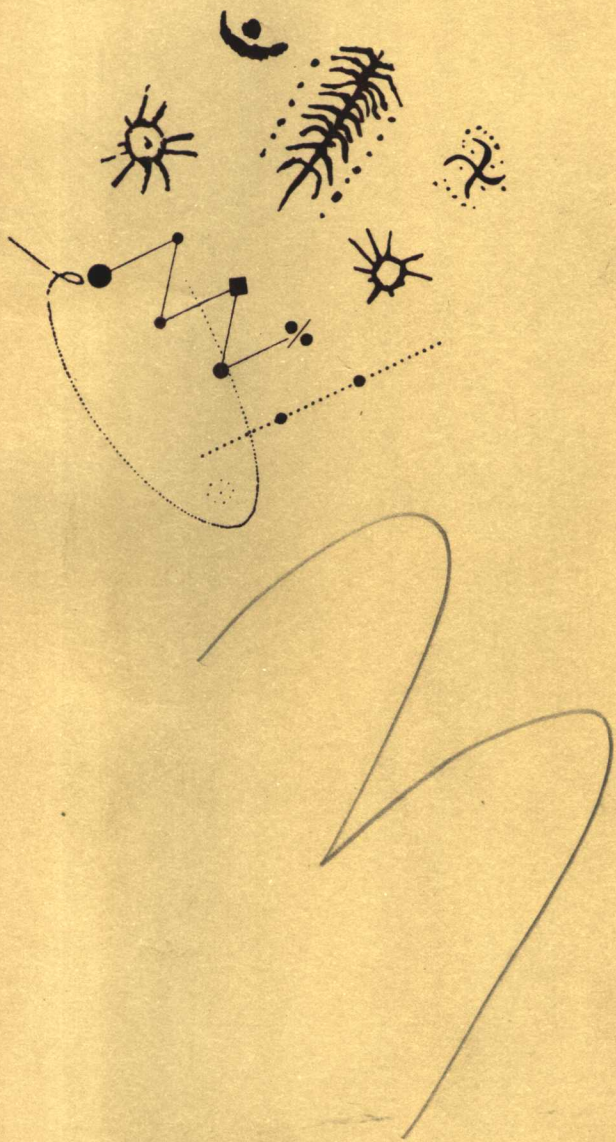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学术随感录

陈平原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学术随感录

陈平原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随感录/陈平原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12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ISBN 7-81091-518-5

I. 学…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6720 号

责任编辑 刘景荣

责任校对 卢志宇 赵海霞

封面设计 张 胜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E-mail: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98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65 千字

ISBN 7-81091-518-5/C · 57

定 价 45.00 元

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自序

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20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专业著述不说,已完成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辨析文化思潮的,有《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反省大学体制的,有《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追忆学问人生的,有《当年游侠人》(三联书店,2006年)。再有,就是这本当初随意挥洒、如今则必须“苦心经营”的《学术随感录》。

之所以选择“随感”体式,跟我的学术经历有关。1988年的七八月间,年轻气盛的我,一时兴起,写了一组纵论学界风尚的小文章,分别是:《告别“诗歌”走向“散文”》、《“文摘综合症”》、《“愤怒”与“穷”》、《关于“学术语法”》、《“不靠拼命靠长命”》、《学问不等于人生》。最后一则给了《人民日报》,前5篇在《瞭望周刊》上发表时,均冠以“学术随感录”的副题。近年,《关于“学术语法”》一文,被作为倡导学术规范的发轫之作,得到较多的关注;而在我,这组文章的最大意义,是寻求专业著述之外的“另一副笔墨”。

那时,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另一本专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正紧锣密鼓进行中。写专著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可我偏偏“两耳”常闻“窗外事”,有些小感触,非一吐为快不可。当然,一张一弛,处理得好,不失为一种自我调剂。在这组“随感录”前,我曾撰有收录在《书里书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中的《京华买书记》、《江南访书录》等。这些随意挥洒的“闲文”,竟然得到李庆西、黄子平、夏晓虹等友朋的鼓励。夏君的设想尤其精妙:“在两本学术专著之间,

应穿插进一批轻松活泼的短文,以调节精神。”可这理想化的设计,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一如我们的国民经济,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该长的长不了,该短的短不来。最后呢,只好不问长短,捡到篮里就是菜了。

这么多年下来,专业著述之外,写点小文章,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这点,我基本上做到了;至于效果如何,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说到“随感”,不想做过多文体溯源,我在《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5期)中曾谈及:“鲁迅谈‘杂文’,有时指的是‘不管文体’的文章结集方式,有时讲的又是日渐‘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独立文类。”本书所标榜的“随感录”,介于“独立文类”与“结集方式”之间,大体包括随笔、杂感、短论、序跋、书评、答问等。将这些随意书写、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文章结集成书,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印记,更希望从一个特定角度见证20年来中国学术之变迁。

《瞭望周刊》上那组“学术随感录”,以及此后陆续撰写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学术史研究随想》等,因收在即将由三联书店重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中,为避重复,这里只好割爱。本书不收专业论文,这点很清楚;即便同是短文,人物素描、往事追忆、自序自跋,还有游记文字等,也都不在收录之列。一句话,本书所收,仅限于有关“学术”的“随感”。

全书分“学界观察”、“出版遐想”和“书林漫话”3辑,每辑又切割成3个略有区隔的专题。各专题所收文章,大致按发表时间为序;也有因主题相近,稍微变通的。如此编辑,总的目的是,让这一百多则短文,不致成为“一地散钱”。

将20年间的“随感”结集成书,无论如何做不到“首尾回应”;就连学术立场上的“一以贯之”,也都无法保证。时势在变,世风在变,作者的学问及心情也在变。唯一自得之处,乃是“读圣贤书”时,没有忘记“闻天下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文体的驳杂以及论题的分散,正体现了作者尽量贴近当代中国文化脉搏、认真思考学问人生的努力。能走到哪一步,很难说,但起码落实了作者再三表白的“学者的人间情怀”。

丙戌元宵,于京西圆明园花园灯火阑珊处

目 录

自序	(1)
----	-------

学 界 观 察

学术史研究及其他

——答秦山问	(3)
与学者结缘	(6)
《学术史与规范化》序	(9)
“学术史丛书”总序	(17)
关于学术史研究	
——答《文汇报》记者问	(19)
有感于“学术腐败”	(21)
谁来监督中国学界	(24)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总序	(28)
“学者追忆丛书”总序	(30)
“未刊稿”及其他	(33)
“当代学术”能否成“史”	(37)
《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顾》序	(41)

探究“文学史”的形成

——答秦山问	(43)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	(46)

走出“现代文学”	(49)
反思“文学史”	(52)
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	
——以北大诸君的思路为例	(56)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后记	(61)
我看俗文学研究	(65)
《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序	(69)
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	(73)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序	(78)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序	(80)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小引	(88)
评价的标准与研究者的心态	(90)
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	
——答李春林问	(95)
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其面临的困境	(99)
学会做梦	(102)
与对话者同在	
——关于会议论文的写作策略	(104)
坦然面对新世纪	(107)
哪个“东方”？谁在“崛起”？	(109)
读书无诀窍	(112)
同一个舞台	
——在 2004 北大中文系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14)
学问不是评出来的	(116)
南洋大学的故事	(119)
现代史视野中的教育与文化	(123)
知识生产与文学教育	(126)

出版遐想

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谋划策·····	(133)
'96 大陆图书掠影·····	(135)
如何面对先贤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简介·····	(138)
杂志与时代	
——为《读书》20 周年而作·····	(141)
三联的学术使命·····	(143)
关于《书评周刊》·····	(147)
兼及“青少年”与“非专家”·····	(149)
“学术之窗”小引·····	(153)
“书评网站”开场白·····	(156)
关于“批评”的随想·····	(157)
编辑的“积极”与“消极”	
——读《散文小说志》原稿有感·····	(162)
从“世纪人文”看中国出版的变革·····	(165)
《读书》的文体·····	(172)
关于“小引”·····	(177)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179)
“台湾学术丛书”总序·····	(181)
“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总序·····	(183)
书的命运与人的精神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185)
“曾经北大书系”总序·····	(190)
《现代中国》编后(六则)·····	(192)
关注《现代中国》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张洁宇问·····	(204)
“学术叙录丛刊”缘起·····	(210)

“尝试论丛”总序·····	(212)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序·····	(215)
君子方正,未必可欺	
——关于“随笔丛书”的随想·····	(218)
学问家与舆论家	
——“回眸《新青年》丛书”序·····	(221)
“寻踪丛书”总序·····	(229)
书画争夸点石斋	
——“晚清写照丛书”总序·····	(231)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笔谈”编后·····	(237)
从“议程表”说起	
——在“晚明与晚清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241)
《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小引·····	(244)
《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序·····	(246)
图像的北京	
——在“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249)
《北京研究书目》缘起·····	(252)
想象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	
——答新华社记者刘江问·····	(254)
“教育”的边界与魅力·····	(265)
“左翼”、“时代”及“文学”	
——在“左翼文学的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67)
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	
——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问·····	(269)

书林漫话

“读书俱乐部”开场白·····	(277)
-----------------	-------

读书与知书

- 读《书林清话》…………… (278)

藏书楼与学术史

- 读《清代藏书楼发展史》…………… (280)

学者与书局

- 读《回忆亚东图书馆》…………… (283)

书肆与文人

- 读《琉璃厂小志》…………… (286)

畅销书的学问

- 读《畅销书》…………… (289)

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

- 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 (292)

我爱读的书…………… (300)

“书信作家”胡适之

- 关于《胡适书信集》…………… (304)

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 (307)

建设者的姿态

- 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 (310)

“大家”与“全集”

- 《胡适全集》出版感言…………… (314)

研究视点与理论设计

- 关于《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 (321)

文学意趣与史学品格

-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 (324)

“从鲁迅出发”

- 读《鲁迅比较研究》…………… (326)

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学者…………… (329)

众声喧哗与想象中国…………… (332)

“为了蔡先生的嘱托”

——《蔡元培年谱长编》读后·····	(334)
仪态万方的《点石斋画报》·····	(337)
书品二则·····	(343)
民间的记忆·····	(345)
文史的北京·····	(347)
《晚清社会与文化》序·····	(349)
《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科学士)毕业生论文精选精评·文学卷》序言·····	(351)
《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序·····	(354)
学者也诗人	
——《钟敬文遗作诗文诵读选录》序·····	(356)
《北大段子》序·····	(359)

学 界 观 察

学术史研究及其他

——答秦山问

问:民间学术刊物的涌现,是90年代中国的一大文化景观。您与王守常、汪晖共同主编的《学人》,是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一种,能否谈谈当初的设想以及具体操作的经过?

答:90年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格局,将与80年代有较大的差异,我想,这一点很多人早就预感到了。这种学术转型,既有外部环境的诱使,也是学术发展内在思路所决定的。需要某种契机,或者说找到突破口,使得我们这些“文革”以后培养的“年轻一代”,有可能比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当然,也不无借此影响90年代中国学术走向的野心。从1991年春天正式运作,到现在,《学人》总共出版了7辑,每辑刊登人文研究方面的专业论文若干篇,约五十万字。本来可以办得更好些,只是我们3位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编务方面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不如人意处多多。

问:您刚才提到“专业论文”,又说起“人文研究”,在我理解,这二者是颇有区别的。《学人》的这一定位,是否与其厚实、持重的学术风格有关?

答:“专业论文”很好解释,那是针对此前的“以经术文饰其政论”或者“曲学阿世”而提的。强调学术独立,注重学理探求,将“论文”与“杂感”区别开来,这都是特定环境下的“话语”。后世或许需要注解,今人则大都能够意会。“人文研究”这题目很大,似乎与我们所标榜的专业化趋向背道而驰。其实,说不上自相矛盾。单单将“人文研究”解释为集刊的范围尚不够,我们

正是希望借此穿越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等学科边界,从事综合研究。当然,这只是意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文研究本就源远流长,不敢轻言“突破”;再加上作者大都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为文立说相对谨慎些,这或许就是你所说的《学人》风格趋于厚实与持重的原因。

问:我注意到,贵刊第一辑上那组《学术史研究笔谈》被不少谈论 90 年代中国学术走向的文章所引证;而且,现代学术史研究似乎是你们的旗帜;每辑上都有此类文章发表。您能否谈谈,贵刊选择学术史研究作为重心,有何用意?

答:说“旗帜”言重了,说“研究重心”还可以。这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话题,三言两语说不清。学术史研究,总是有所表彰有所批评,当事人不用说,还会有许多自愿对号入座的。于是,引发不少意气之争,比如:“谁给你指手画脚的权力?”学术规则的确立与超越,是个值得认真反省的大问题。从知识增长与文化积累的角度思考,90 年代的中国学界,必须调整发展战略。有几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一是直接引进新的思想观念或研究范式;一是别无依傍,独创新说;再就是选择与先辈对话,通过学术史研究逐步确立自己的立场与方法。最后一种,其实是怀疑是否存在现成的答案,希望通过触摸传统、反省传统来思考当今的生存处境与发展策略。学术史研究不是“点金术”,也没有提供“答案”,这只是一个重新寻找立足点的“过程”。始终立场坚定、没有惶惑与不安的朋友,大概很难理解我们为什么选择学术史作为自我训练与自我反省的手段。至于批评学术史研究可能使得世人冷漠思想家,并进而导致整个民族精神的退化,这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任何时代,学问家都不可能与思想家争风头;著述之专深,使得其只能在小范围内被接受。“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由来久矣,有必要再“制作”一回吗?学问家与思想家一样,都有真假、大小之分,我不大相信那些“没有思想”的学问家或“没有学问”的思想家。除了“学而不思”与“思而不学”,希望还有第三种选择。这里还必须考虑到个人的志趣与能力。当然,争吵归争吵,不妨各自努力发展自己的思路,这样,方才有利于中国的学术文化建设。用章太炎的话来说,这叫“自坚门户”。只顾他人瓦上霜,不扫自家门前雪,不是明智的

选择。

问：我读过您在《读书》上发表的谈论章太炎学术品格的文章，题目很有意思，是叫《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吧？章氏希望高扬先秦诸子自立门户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您以为在现代中国行得通吗？《学人》的作者队伍相对集中，是否也有“门户之见”？或者说，是在追求建立学派？不好意思，问题似乎有点唐突。

答：没事。学派云云，实在不敢奢谈。想来你也知道，20世纪中国，宗派多而学派少，因而一提“门户”，大家都噤若寒蝉。谁都希望人家说你思想开放、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不管为人为文，还是办杂志，全都如此。章太炎认定，“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诸子学略说》），这话不无道理。我对没有“偏见”的学者不太佩服，总怀疑其缺乏“定见”。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家之言”，而且不断反省并调整自己的见解，这比标榜自己“没有偏见”可靠些。至于说到集刊，有两种办法：一是注重代表性，一是突出个性。我说过了，我们三位都不是职业编辑，不可能腾出许多时间来组稿、审稿、改稿；而且，学者办刊，本就容易体现个人风貌，好处、坏处都在这里。在某种意义上说，“避短”便是“扬长”。相对突出自家面目，在代表性方面不能不有所舍弃。如果一定要说“门户”，我想不是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是指治学的大思路。我们也在不断自我修正，包括扩大作者面与读者面，但“公正平允”以至“面目模糊”，绝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1995年7月5日

原刊1995年9月6日《中华读书报》

与学者结缘

“结缘”是佛教的说法，意思是与佛法结下缘分，为将来得度的因缘。旧时寺庙于农历四月初八做庙会时煮豆施人，称“结缘豆”。在记载岁时风俗的书上，读过不少类似的记载，可亲眼目睹这一场景，却是在东邻日本。

最先引起我对“结缘”的兴趣的，是周作人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结缘豆》。周氏从“结缘”的仪式中读出“人生的孤寂”，称其“寄存着深厚的情意”，笔锋一转，竟将自家为文，与施豆结缘习俗相比拟：“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怅怅来去耳。”

写文章是“结缘”，读文章也是“结缘”。风朝雨夕，花前月下，邀古人对话，自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风韵。只是被邀者必须符合自己的口味，而且比自己高明。这样的对话，方才其乐无穷。现实生活中的交友，受诸多条件限制，倘若过分“高标准严要求”，只能离群索居。

记得有哲人言，不与知识、能力、趣味均比自己低的人交朋友，这样才能督促自己见贤思齐，天天向上。幸亏这话没被普遍接受，要不，谁也别想交上朋友。读书可就不一样了，选择对话者时不妨“势利”些。

也许，世上真有这样的怪人，专读笨拙粗鄙书，以便在嬉笑怒骂中显示自家智力高超。但这已经不是“读书”，而是在“表演”了。一般的读书人，总喜欢找自己最欣赏、最敬佩的文人学者，时时刻刻与之对话。这种“对话”，虽说大多只是单向度的（除非进入“时间隧道”，你能要求屈原、杜甫或者苏东坡倾听你的声音？），显得有点名实不符，但却“命里注定”将深深影响你的一生。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略带几分神秘与诗趣的“有缘”。

世人之选择对话者，最常见的是诗人和预言家。至于学者，除了同行，